

据最新的消息来源说,田西高速将于2022年底建成通车。这样一来,广西最后一个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县份——西林县通高速了。以此为标志,广西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目标。

所谓“田西高速”,即是从田林县潞城瑶族乡起,接G78汕昆高速往西,经田林县八渡瑶族乡、定安镇,西林县那劳镇、普合苗族乡、八达镇、古障镇,到马蚌镇八大河村南盘江上与云南罗(平)八(大河)高速对接,全程191公里。田西高速是贺(州)巴(马)高速的延伸,统称为贺(州)西(林)高速。

大约是2019年底,酝酿多年的田西高速正式开工建设,这对盼望已久的西林人民来说,确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然而,在我的老家八达镇平用屯,乡亲们兴奋之后却又立马添上了几分忧虑。原来,未来高速公路西林服务区,将修建在村后两三百米外的平来和平辣两片缓坡上。而这两个区域,安葬着村里许多人家历代祖辈的上百座坟莹。仅我们家,就有我母亲和二哥的坟墓需要搬迁。

在我老家一带乡村,自古以来就流传一句话:人生三大难,婚娶,丧葬,起新房。别的不说,就丧葬而言,一个人一旦死了,首先要找一副好棺材,然后要举行葬礼,再找一个风水宝地下葬。这样才能说让死者有尊严地离开人世,让活着的亲人体面地生活。否则,办不妥其中一个环节都会让世人诟病,说尽闲话。为此,对于迁坟这样的大事,每个家族每个主事的人都不敢马虎敷衍,不能草率行事,都要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

时值严冬,老家的侄仔来电告知,县里镇里和村里都下了迁坟令,看来是没办法拖延了,要我立马回老家去处理迁坟事宜。

若是在从前,迁坟这样的大事情是轮不到我操持的,那时候有父辈,有兄长,天塌下来有他们顶着。而如今的情况就不一样了,父母亲早已作古,大哥二哥也已归西,三哥二度中风瘫痪在床,四哥远在澳洲。虽说还有大姐二姐和小妹,但家里只要还有男丁,这种事情一般是不会要她们操持的。此时此刻,给母亲和二哥迁坟这副担子就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肩上。

回到老家,亲戚就向我反映,迁坟这件事没那么简单,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化解处理。经



迁 坟 记

□ 黄佩华(壮族)

了解,大家迟迟不迁、互相观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:一是大家听说云南罗平那边的迁坟补偿款是七千元一座,未立碑的也有六千元,而村里的是四千元一座,未立碑的三千元,相差太大;二是那些有正式工作的人家,比如我们家有人当村干的人家应该先动手,所以村民们都在等待观望。此外,村干部甚至还希望我出头去向有关部门反映迁坟补偿款过低的问题,能争取到多一些补偿款。还有人表示,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,他们就死扛到底,或者扛到次年开春再说。

原来情况并不像侄仔说的那样简单。不是说我一回老家就可以马上动手迁坟的,我不仅要照顾村里人的情绪,而且还要去做他们的说客,帮他们去争取更多的利益。我掌握到这些信息后,便主动去跟县里负责协调田西高速公路项目的一个领导了解情况。领导告诉我,补偿款和云南那边有差异是事实,因为云南那边只修20多公里,需要补偿的费用自然就少。而西林境内则是有100多公里的路程,需要补偿的面巨大。加上西林县小财力有限,要想增加补偿额度是不可能了。为此,他们已经反复做了各级政府组织的工作,也要求各级工作人员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。我和某县领导既是熟人又是亲戚关系,我相信他说的一切根本不会有松动的可能了。于是,我把领导请到家里,叫上几个村干,边吃饭边让他们继续沟通,虽说当场没能达成什么共识,但大家彼此都知道,补偿款将不会有任何增加,春节过后施工队就要进入服务区施工现场。

眼看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,我想时间不等人,不能再耗下去了。我最优先要做的一件事,就是去老老家把堂弟请过来,一方面让他帮找两个新坟址,另外让他帮看一个吉日。我们家原来住在桂滇交界的岩怀屯,大约七十年前搬到驮娘河边的平用屯,叔叔一家一直还住在那里,所以岩怀便成了我的老老家。堂弟念过高中,在屡考公职不中之后,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些易经八卦,会看点风水。找好了地址以后,堂弟说,年前是南北利,年后是东西利,现在两个坟都是东西朝向,显然不利,迁了也不能立碑,最好是过了农历春节开春后再迁,那样可以搬迁后同时立碑。

按我老家风俗,人死了下葬是一回事,立碑又是另一回事,时间上并不一致。迁老坟也是如此,如果当年朝向不利,即便迁了坟也是不能同时立碑的。堂弟这么一说,等于是把球踢给我了。若是让我自己选择,我当然是倾向于一次性搬迁了,这样不仅节约人力物力,也不会给亲友带来多次麻烦。可是这样行吗?春节后施工队就要进场了。于是我做出了决定,先把坟迁走再说,过了年开了春再立碑。

在我们老家,谁家迁坟了,除了亲友之外村里人一般都会主动过来帮忙。果然,动手那天居然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群乡亲。我心里暗想,我想要的效果达到了。但是对我侄仔而言,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却让他有些为难。虽然事先我们已经准备了一头猪,但当年闹猪瘟,从食品公司买毛猪已经是20元左右一斤,有些农家在深山里饲养的土猪则要25元一斤。

这么算下来,买一头200多斤毛重的猪也要四五千块钱,而我们需要迁移的两座坟可能得到补偿款加起来才是七千元,何况还要立碑呢,经费上肯定捉襟见肘了。

我当即打消了晚辈们的顾虑,承诺开春后立碑的费用主要由我来负担,其他问题亲友们配合一下就可以了。得到我的许诺之后,两座坟墓在堂弟的指导之下终于顺利开挖。

丧葬方面,我们桂西北一直有捡骨葬和二次葬的风俗。就是第一下葬后若干年,再挖开坟墓将骨头捡起来洗净装入金坛,择地另葬并立墓碑,我二哥的坟属于这种情况。而我母亲就不同了,她的坟已经是第二次葬也立了碑,这次就是第二次搬迁第三次葬了。若不是田西高速通过此地,她老人家也就不会这么折腾了。每当想到一个人死后还要受到这么周折,我心里便会感到一阵难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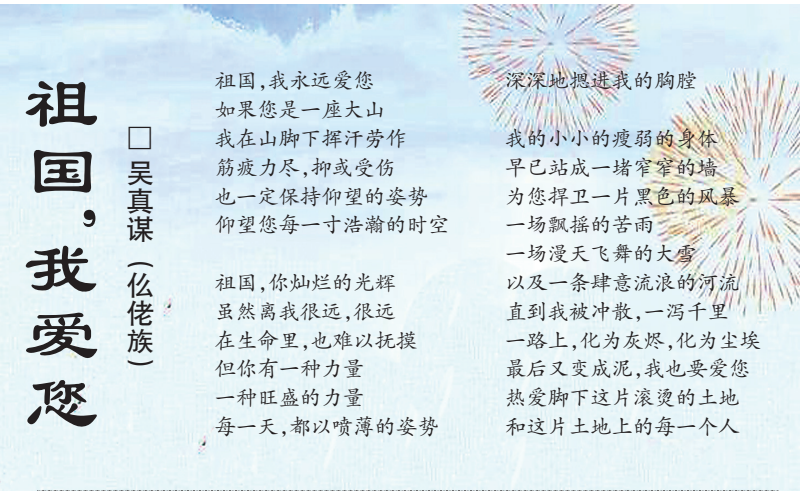
许是又一次惊扰到了母亲,开挖到半时我竟不慎扭伤了腰,顿时疼痛难忍。虽说这是我的习惯性腰痛,也是年轻时在水泥厂干重活时落下的老毛病,但偏偏在此时此刻发作,真的是不凑巧啊。按照老风俗,起完骨骸装好坛后,家中男嗣要把坛子背在身后,徒步走向新的坟地。我母亲的新坟地距离大约有三公里左右,但沿途都是爬山,加上连续下雨路途湿滑,难度可想而知。我忍住腰部的疼痛首先蹲下去,把沉重的金坛背在身后,缓缓地站了起来,一步一步地走出那片油茶林,朝坡上走去。走了差不多一公里,才把坛子转交到几个外甥的背上。

尽管我的腰伤持续了很多天,但是我们的行动换来了可喜的景象。之后的许多天里,在属于未来服务区用地的那两片缓坡上,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都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。新的一年春节到来之前,几乎所有的老坟都迁到了新地。

第二年春天,我们平用黄家又在亲友们的帮助下,择日为我母亲和二哥的新坟立碑。这一次,大家似乎是想为我们再做点什么,都一致表示,刚过完年猪肉都吃腻了,他们想吃羊肉了。

我晓得,面对乡亲们热情,为了田西高速早日修通,宰它一两头羊也是应该的,值得的。

(作者系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)



祖 国, 我 爱 您

□ 吴真谋(仫佬族)

祖国,我永远爱您
如果您是一座大山
我在山脚下挥汗劳作
筋疲力尽,抑或受伤
也一定保持仰望的姿势
仰望您每一寸浩瀚的时空

深深地抛进我的胸膛
我的小小的瘦弱的身体
早已站成一堵窄窄的墙
为您捍卫一片黑色的风暴
一场飘摇的苦雨
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
以及一条肆意流浪的河流
直到我被冲散,一泻千里
一路上,化为灰烬,化为尘埃
最后又变成泥,我也要爱您
热爱脚下这片滚烫的土地
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

仰 望 国 旗

□ 黄志伟(壮族)

自从村里的操场有了第一面国旗
操场的心腹上就有了骚动
一群村民每天总对国旗仰望
仰望得腿上的稀泥一块块脱落
仰望得额头的珍珠一颗颗

月亮出来了
村民在和国旗上的星星对话
在和温馨的夜晚喃

也许星星睡着了
夜也约会去了
村民只好跟村民对话
说着说着就争起来
争着争着
就把星星吵醒了
星星一个微笑
就把国旗飘了起来

今天操场上的国旗
冉冉升起
在众多的村民中
多了几位坐轮椅或双目失明的军人
他们说是来听国歌的
用旋律来接好他们的双脚
用歌声叩亮他们的眼睛

越过心灵的荒原抵达彼岸 ——朱山坡小说集《萨赫勒荒原》新书分享会在邕举行

□ 本报记者 黄浩云

“朱山坡是70后作家中写短篇小说的高手,这已经得到文学界公认。20多年来他执着于短篇小说的创作,这就是对文学的坚持和热爱。我希望他能够把这种热爱继续坚持下去,写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作品。”广西文联主席、广西作协主席、著名作家东西如是说。9月25日,朱山坡短篇小说集《萨赫勒荒原》新书分享会在南宁举行,活动由《南方文坛》杂志社主办,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、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单位协办。东西、张燕玲、凡一平、非亚、田耳、张柱林、曾攀等作家、评论家以及高校师生、文学爱好者近50人参加了分享会。

东西在分享会上指出,朱山坡对文学十分虔诚执着,他为人低调,勤奋刻苦,创作成果突出,已经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,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辨识度高,不跟随大众化、流行性写作,在选材、叙述、故事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地方,形成自己的品格风格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广受专家和读者的好评。朱山坡“目光越拉越长”,有诗和远方的情怀。他从身边的故事写起,慢慢地写到非洲,写到卢旺达,甚至写到美国的自由女神,他对这种系列性题材的把握还是不错的,他始终把自己放在叙述之中,放在现实之中,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,可以说《萨赫勒荒原》是他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成果,值得关注和研究。

《南方文坛》主编、著名评论家张燕玲一路见证了朱山坡的成长,她认为朱山坡是一个野气横生、锐气十足的作家,他不断挑战自我,不断拓展艺术边界,不断创造作品的异质性,是“新南方写作”的代表作家,他作品有一种撒野后的节制和魔力,他笔下的“米庄”“蛋镇”已成为知名的文学地标。朱山坡虚心求进、求变,在地方性和世界性之间去寻找和建构自己的美学样貌和美学个性,确立自己的风格,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“灵魂捕手”。《萨赫勒荒原》集子里的九个故事延续着他一贯的灵魂叙

事,这些故事野性、荒诞、离奇而富有诗意,表面从容淡定,里头暗流涌动,感情丰满,精神高远。

广西民族大学教授、评论家张柱林认为,朱山坡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,但他依然保持写作野性和坚持文学的初心。《萨赫勒荒原》这篇小说写的是非洲荒原,但也可以理解为心灵和精神的荒原,如何摆渡自己走出这个荒原,越过有形和无形障碍,摆脱现实的束缚,到达更远的地方,抵达心灵的彼岸,其实这就是文学的力量。

著名诗人非亚分享从写诗转到写小说的一些心得体会,他说北流方言的幽默滋润着朱山坡的小说写作,正是这种幽默让人有阅读快感。小说创作是一个虚构的现实,重新建构一个新的现实,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艺术方式。

著名作家田耳认为写小说就像是挖矿,有和没有心里要有个度量。短篇小说要写好是很有难度的,他认为20来年一直坚持写短篇的朱山坡,就像一个英雄的孤勇者,他非常佩服这种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。

瑶鹰、伍迁等与会作家也进行现场交流,并对朱山坡的新著给予高度的肯定,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。

在活动现场,朱山坡就短篇小说如何改编成影视作品、如何追求经典文学写作等问题与读者进行交流,随后还进行现场签售。

文学桂军作为广西的文艺品牌之一,朱山坡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代表,近年,他创作了一系列以援非中国医生为题材的短篇小说,并引起热议,被认为是“一带一路”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文学表达,最新小说集《萨赫勒荒原》收录了《萨赫勒荒原》《索马里骆驼》《闪电击中自由女神》等九篇佳作,彰显了文学桂军的实力。朱山坡表示,他将以宏大的写作雄心和开阔的国际视野,创作出更多具有深广度的优秀作品,以回应时代命题,探索文学新径。